

民國風景 · 陳金聖

民國路是條不到三百公尺長的小街。街的盡頭橫著大水溝，進得來出不去。兩邊的房子不同樓高，坐南朝北的一側，結結實實起了四層樓，對街的一排房瞬間矮上一截，兩層樓加一小間的閣樓。光是氣勢，對街的這邊就先輸了。

小街外，還能看見的黃土地，只剩遠遠一角在大水溝的邊上。街中的一家，已經四樓高的水泥天頂，還戴著一層醜不拉幾的鐵皮帽子。窗框外，一幅廉價的中國山水掛畫懸吊在那裡，像是鐵皮帽子凸出了帽沿一樣。掛畫裡的假山假水，讓整條街染上一股妖異的氣息，連釘在掛畫上方的八卦鏡，也鎮不住。

前後二十多年，小街的住戶換了三輪，圍著街兩邊的水稻田，像是都被收妖收進那懸在水泥天頂上的中國山水掛畫裡，一塊一塊的減少。灰髒髒的水泥樓愈建愈多，掛畫的生宣紙顏色跟著更黃澄起來。

王太太從門裡走出來，說句，日頭真大。腮邊兩坨肉，已經垂到嘴邊。身體笨重的移到日頭下，仰頭看正午的日光穿進八卦鏡折射下來，王太太伸手到眉邊，作勢遮光，日頭已經砸落下來，碎裂在整條街面。再往前走沒幾步路，王太太已經流一身的汗，轉頭要回家去。

斜對門的家庭美髮廳，四面玻璃門晶透，王太太一眼就看見了裡面，正午一個人也沒有。兩張理髮椅還不成對，其中一張的粉紅塑膠皮椅面經過長年的磨損，邊緣已經像蛇蛻下的皮，讓人看了

覺得老舊不堪。

家庭美髮廳的一塊白底綠字小招牌，穿出交叉著數十條電纜線的小街天空，方正地掛在新砌的磚牆。小招牌上，只簡單寫著的「美髮」已經龜裂，遠看都能發現，臉面的細紋好像從字上長出來。王太太看著這一塊招牌，用了快十年。招牌是後來掛上的，家庭美髮廳都開店好幾年了，才想要掛一塊招牌，來的人也沒變多，反而一年比起一年還少。站在四面玻璃門外，王太太看得仔仔細細。

再隔沒幾戶，一家樓下停輛車齡快要作古的老賓士，車身卻還天天洗得發亮，日頭碎在上面，散出破裂的光塊。蜜來在門邊探頭，王太太看見也裝作沒看見。還是蜜來先招呼的，「出來散步喔！」王太太嘴角笑卻不出聲，蜜來眼尾笑紋擠到妹妹頭劉海都遮不住，頭一縮又躲回門裡面。

整條街最先打掉房子翻建的，就是蜜來。兩層加上小閣樓的房子，一翻就是五層水泥樓，那時正紅色的外牆磚，在兩邊的房子都已經老舊缺角的小褐磚中，突然凸出來。蜜來走過街，眼尾的笑紋愈來愈深，滿口的股票經，一臉藏不住的春風得意。王太太看她身材矮小，逛過街的脚步，老是匆忙得像隻老鼠。也沒得意多久，新賓士成老賓士，正紅的磚牆也髒得跟原來的褐色小磚差不遠了。王太太冷笑。日頭還是那樣大！

明水從大水溝旁邊的小岔路走出來，手握著一把四季豆跟應菜。王太太剛好轉頭，沒有看見明水穿的一件花衫褲，一頂大斗笠綁條碎花頭巾繫在脖子上。門邊一疊信和帳單丟在那裡，王太太撿起來，第一封給丈夫王玉山的地址還寫成舊街名，早兩年都改換叫民國路了，仔細看信是從大陸寄的，難怪不知道早換過一次地址。

才剛有這條路，王太太就住進來，蜜來跟美髮廳都是同時前後進來的老住戶了。幾個女人跟著都做阿嬤，民國路的樣子也在改變，兩邊的房子倒是兩層有小閣樓的一排，先一戶一戶的翻建，外牆褐磚打掉，貼起花花綠綠的磚。有一陣子，王太太在對街這邊，開窗看見好幾戶牆外連搭著鷹架護網，家庭美髮廳的招牌也先拆下來，電鑽打得整條街像是在跳動。

「大概廷婿死，領不少保險金喔！」王太太說給蜜來聽，話不知道怎麼就傳到明水的耳裡。才知

道蜜來的嘴守不住，好幾十年毛病還是沒改，真是無藥醫啊！連幾個月下來，房子翻建好，搭在外部的鷹架才拆掉，王太太看到美髮廳的新門面，以為多不同，新的樓仔厝呢，結果還是一樣普通，外牆的貼磚也刻意挑跟隔壁同一個花色。

有話沒地方講，王太太一口氣憋在心口。看蜜來在美髮廳外面攔下明水，一隻嘴巴像老鼠在咬布袋，窸窣窣窣，窸窣窣窣……日頭像一把火在頭上燒，王太太撐不了太久，轉頭回去吹冷氣，關門碰出很大的響聲。蜜來斜眼正好瞞見。

明水的腳都是泥，打開水龍頭洗腳，遠看小腿肥厚得跟大腿一樣粗，靜脈血管像青竹絲攀在上面。明水用刷洗衫褲的力道，搓那雙腳掌。綁在斗笠上的那條花頭巾，溼黏黏的，整身都是汗臭，明水倒是沒太大感覺。一把長滿鏽斑的鐮刀壓在斗笠下面，幾條舊電線剪成一截一截丟在地上，明水看到才想起了帶去綁絲瓜棚。

「無人客呀！」明水光腳，溼淋淋的踩進門。咳聲嘆氣的。吊扇在上面空轉，扇葉壞了還沒裝上去，明水打開電風扇，仍是熱氣轟轟的向她撲過來。真的要裝台冷氣了。「無生意，今仔日是要呷啥？」明水音調提得很高，好像是在對誰說話。「無生意，是要怎樣裝冷氣啊？」

沖完澡，日光直直穿過晶透的玻璃門，照射進來，明水看見里長永壽從光影中走過來，顧不得整顆頭還在滴水，拿毛巾胡亂包住就趕上去開門。永壽脫鞋進來，原本個頭高大，卻刻意把身體縮矮，背顯出駝態，頭低低對著明水輕聲的交代事情，走到美髮廳的暗光處，遞過一包物件。嘴巴細細的啞響，說什麼四周都聽不清楚。

永壽穿鞋正要走，又看見王太太要出門，冷眼的瞥過來。明水嗓門大，多少聽出背著說話的人是永壽，王太太的臉色更沉，像她肥邊的兩坨肉，垂垂的往地面掉。明水看見一身長衫長褲的王太太快步走出來，皮膚有種死白，像泡水過久的浮腫。一把洋傘撐起來遮住大半的臉，傘下長衫褲包住的身軀已經出汗。

王太太喜歡整身都穿白衫白褲，大熱天，一雙手還戴純白色絲質的蕾絲手套，手拿一罐消毒酒精，走到哪裡就噴到哪裡。以前製造橘子條汽水的家庭工廠還沒倒閉的時候，就看王太太一身穿得白閃閃，拿著消毒酒精在家庭工廠內沿路噴，沿路擦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把運勢都擦到沒有了，橘子條汽水的家庭工廠倒後，王太太的那身白衫白褲還是照樣穿，看見人，嘴笑，眼睛卻還是流露睥睨的眼色，忍不住想拿酒精朝人噴，消毒掉比自己低一階級的人一樣。

早幾年王太太還風光，人前人後講大陸那邊請多少傭人，明水邊洗頭邊聽。沒多久有風聲說，賣假酒，在臺灣偷做假酒，再跑去大陸賣啦，真天壽喔，也不驚害死人！蜜來在她門前探頭，邊說，邊拿根牙籤在剔牙，明水在裡面洗頭，餘光老是沒看見蜜來的脖子，像縮起來一樣。這時才恍然想起幾天前，永壽替三兩個便衣引路，去敲王太太的門前，還特地繞來跟明水探口風，問王太太一家平時都在做什麼？「無清楚呢！」整間房子從裡到外都像罩一條黑布，大門整日關緊緊。蜜來湊過來，多少添說一點，嘴裡含顆蜜棗，講話咿咿哦哦。

便衣沒讓永壽跟進去。那麼高的個頭站在好幾公尺遠，頭還戴著上任競選用的帽子，守在街口。蜜來一溜煙，就不見人影。街上冷清，卻有幾十隻耳朵豎著。明水走到騎樓，把晾在那裡曬乾的紅酒瓶、透明玻璃罐收進來，轉進廚房前，還沒見有人走出來。

有好幾日，王太太一直沒出現在街上。是聽見蜜來的聲音從對面傳來，才發現王太太的門透出了小縫，沒看見那張白得發脹的胖臉，只有一個巨大的陰影躲在門後，蜜來說話好用力，妹妹頭的劉海一震一震的。「抓耙仔。」門縫溜出來的這句話，紮實的傳過對街這邊。明水一回頭，蜜來剛好側過身，門邊的王太太半張粉白的圓臉像是擠了出來，胖臉上的眼睛沒有瞄過來，只有刻意提高嗓門的「抓耙仔里長」這幾句話反覆。

永壽也聽到風聲，避開好一陣子沒來。蜜來儼然重新得意起來，在民國路來回穿走，消息一個緊接一個的流傳。王太太的門仍是閉得緊，明水每早拉開門，看過去斜對面漆得烏黑黑的鐵捲門，感覺沒打開過。只有掛著山水掛畫的那格小窗，早晚都推開。明水在對街這邊，偶爾瞥見王太太的

背影，手上三炷清香的紅點遠遠燒著。小窗裡面，除了神明桌，也看不出什麼來。往往王太太才轉正臉，那格小窗很快便關緊了。有時，明水總感到王太太在關窗前，唇角有著淺笑存在，讓人發寒的。

在那之後，沒再聽過王太太提大陸的事。胖臉的神采被蜜來搶去不少，整個人委頓很多。倒是時常說，逮到機會，一定狠狠修理永壽這個「抓耙仔」。有仇無地方報，像發粉囤積在王太太的身體裡，一日一日的膨脹起來。

不知道爲什麼人一老，反而迷戀起農事，明水買了好幾小夾鏈袋裝的菜籽，在大水溝邊無主的荒地闢出幾小區，翻土種茶葉植果樹，要來黃豆渣當肥料，舀水溝水澆灌，倒也容易活。農具都是撿來的，大部分或缺角或生鏽，拿繩線重新捆紮，膠布貼牢，又可用上好幾年。

明水常常一身的汗臭進屋，客人都是一群上了年紀的女人，嗅覺也像失去一樣，彷彿聞不到明水身上的汗味。從雜誌報紙上剪下來的女明星海報，貼得牆上都是，畫報褪色了，女明星的髮式過時，總也沒有記得撕下來過。蜜來經過，嘴還在咂咂響，眼尾自然的往上吊，她的妹妹頭在髮廊剪的，一顆頭好幾千塊。逢人就說是家庭美髮廳剪不出來的樣式。

半個人高的方形鏡，把蜜來的原形都照出來。明水站在鏡子對面邊洗頭，看到鏡子裡面那些蜜來藏不住的細紋，一聲也不吭的聽她說話。女人翻著桌上擺的舊髮型雜誌，不識字，只好揀有圖片的幾頁，攤在腿上仔仔細細的看。蜜來的聲音在旁邊，像沒上油的螺絲聲，刺得人耳朵發痛，女人也沒看出雜誌上的髮型，都已經是好幾年前時髦過的羽毛剪。

好不容易去沖頭回來，已經不見蜜來，女人和明水都鬆口氣。民國路上的日頭正爬到最上端，日光穿射進來，折入半人高的方形鏡裡，散出來的光讓兩個女人臉面恢復了一點光彩。明水手抓吹風機的風口，吹乾女人一頭的溼髮，一手撩起兩邊的鬢角，一撮白頭髮突然硬生生跳出來，明水趕緊又順著風口的熱風向吹放下來。一整頭的烏黑，已經有瑕疵。女人操臺式國語，指定要老廠牌子

的染劑。明水從舊紙箱翻出囤貨，工廠說早停產了，接下來也補不到貨。

「換牌子啦！」明水手調染劑，戴上手套，還想勸說，女人已經不耐煩的擺擺手。

染劑滴落到手上，像塗層辣椒膏，在皮膚毛孔啃咬。明水感覺這年的夏天熱日也跟辣椒膏一樣塗滿了全身，整個人彷彿著火，心頭熱燙、毛躁起來。才幾分鐘的工夫，女人仰著頭，已經睡熟過去，還微微打鼾。

從鏡子看出去，整條街讓日頭把人影都曬乾、蒸發去，光溜溜的。連蜜來都不知道躲去哪裡。明水脫掉拋棄式塑膠手套，洗不乾淨手上殘留的染劑，已經像胎記暈成一小塊黑點，得等幾天讓它自己褪掉。女人還在呼呼的瞌睡，一時沒醒來，明水看著外面的日頭還大，想說再等一陣子。打開電視，正播跑債回來的豬哥亮節目，明水不自覺跟著笑開來。

玉山的競選旗幟插得整條街的電線杆上都是。王太太的那格懸吊山水掛畫的小窗外也暫時改掛玉山的人形看板。還沒聽到蜜來出聲，已經看到玉山拿著擴音器沿街拜票。王太太跟在旁邊，揮手致意，玉山一身大熱天實在不適合的西裝，灰色溼成藍黑色。王太太的一把洋傘時不時還戳到玉山光禿的頭。

玉山趁揮手的同時，順手揮開洋傘，這一揮，倒讓步伐已顯出不穩、吃力地拖著笨重身軀前進的王太太腳下一絆，差點跌出隊伍。蜜來在耳邊尖笑出聲，明水一回頭，她人已經走向隊伍，只看蜜來手緊緊握住玉山，很高聲的喊「當選！當選！」跟那日蜜來握住永壽拜票的情景沒有多大差別。

街道瞬間喧囂，像春雷後下過一陣大雨。綿延好幾尺長的爆竹，燒到盡頭，如在地上的泥濘，踩出雜亂的鞋印來。明水癡癡的看呆，那群以王太太為首，跳宋江陣一樣的陣頭，七爺八爺開路踩過街的衝鋒而來。

即便一臉的油光，妝結成粉塊，凝成一張畫壞的傀儡面具，王太太那把洋傘遮住日頭，一張臉陰慘慘的藏在光影搖晃的碎塊裡面，吹脹的身軀直挺挺的向前，再向前，顛著屁股，左搖右搖。蜜

來尖笑，穿出了那陣頭。玉山讓人推擠到後頭，只剩光禿的頭還有一點光在上面，其餘丰采，全讓隊伍和王太太在前面搶盡。

一條小街走得那麼長。永壽幾年下來，在民國路做的順水人情，像跟著一陣大雨後的喧囂，都沖洗乾淨。永壽瘦長的半身頭像旗幟，垂在電線杆，讓玉山新插上的旗杆掩在後面，只露出一面白淨的背景。

王家熱鬧好幾日，永壽來也躲著不打招呼，閃身過去。王太太較勁的態勢愈來愈明顯，蜜來在兩頭敲邊鼓，明水感覺她說話顛三倒四，瘋癲得不像話，時時都在探口風。誰都知道明水是永壽的樁腳，連王太太看她的眼色，都像是背後活生生就站著永壽的人一樣。

「萬年里長也要換人做啊！」蜜來說王太太逢人就說這句話。明水聽在耳裡，但是臉上沒有透出什麼動靜。蜜來瞅著明水的臉，看不出任何異樣，才死心的接著說：「聽講王太太那邊，一人一票五百！」像是貼在明水的耳朵，蜜來喘出的熱氣都噴到明水臉上。「啊，永壽是乎人多少啦？」明水後退一步，讓出空間，明擺著要躲開蜜來的樣子。蜜來一說話，比在菜園小蟲從袖套鑽進去，整身搔癢更讓人難受。趁斗笠擺在外面還沒收好，日頭也不大，明水抓著鏽蝕的鐮刀，匆匆抓幾包菜籽，一截長根芽的白甘蔗，溜到大水溝邊。看蜜來不打算跟過來，心頭的煩躁才沉澱下來。

也是一票五百，王太太盤算的跟永壽差不多。看來蜜來沒收到錢，嘴巴才跟擴音器一樣四處放送，不然這陣子風聲緊，明水也打聽不到王太太那邊給的價錢。過了大水溝，菜園沒有大樹跟大樓當遮蔽物，日頭直直曬下來，包在外層的花頭巾已經感覺出熱來，明水的心頭卻漸漸涼冷。

連著好幾日找不到永壽，連王太太都躲藏起來。要不是傍晚，瞥著她那圓滾的身軀，拿掉洋傘的遮掩，以極快的碎步速度鑽進幾戶人家，明水還真以為王太太從街上消失了。

時間晚了，明水關掉招牌的燈，街上突然一陣黑，路燈像是也閃爍一下，差點就閃神沒看見王太太偷偷由門縫擠出來。明水剛好站在視線的死角，王太太往裡面瞄的瞬間，沒有看見她。腋下彷彿

佛夾著手掌大小的黑皮包，可惜光線太暗，看不大清楚。

天一亮，整條街還在睡，明水倒是先醒。難得賴在床上，躺得像一根白甘蔗，直挺挺的。手掌貼攏在腿側，雙腿併緊，在聽外面的動靜。明水的房間和街上只隔著一堵牆，開窗就能見斜對面的王家窗外懸吊的那幅山水掛畫，現在懸掛在那裡的是玉山一幅半身的人形看板。

聽到消息，已經臨近傍晚。一百九十六票對二百一十二票，廢票二十一張。整條街意外安靜。王家的門從早上出去，沒再敞開，整棟烏黑黑，沒有一盞燈發出亮光。明水才洗頭出來，吹風機拿在手裡，水沿著脖頸滑下來。沒注意到披在肩上的毛巾掉在地，只顧著跑去接電話。王太太意外的沒有出現，蜜來倒是趕著跑來打聽，「啥人當選啊？」

「王先生。」明水坐下來，屁股緊貼住沙發，身體後躺，也像吸盤黏附在那張已經有了異味的老沙發上。

民國路的街中王太太一家外牆上，重新又掛上了一幅中國山水掛畫。黃澄澄的生宣紙沾了一層灰，假山假水更像罩了一團霧氣，讓人看不清。

前兩日下過一陣大雨，工人遲到，現在才來拆仍懸吊在那裡的玉山人形看板，光禿的頭已經有幾處沾上鳥糞。那格小窗上的水泥天頂夾縫，不知道哪來了野鳥築巢，一雙飛進飛出。

大清早，就見明水進進出出忙著丈夫的忌辰祭拜。等到香爐的清香燒剩半截，把幾疊金紙從供桌拿下來，丟進金爐，一張一張的燒。明水仰頭，看見已經是正午，日頭升到天頂。金紙上面貼的錫箔在火堆裡，化成灰燼前隱隱發著光。明水摺了幾張金紙，再丟進金爐裡，火焰重新從死白的灰燼竄大起來。

王太太撐把洋傘走出來，金爐的火堆正好燒得剩一點紅光，金紙早都化成一堆白灰。明水在陽台收好金爐，才要下樓，已經聽王太太在喊她。明水人還沒下來，聲音已經先到：「王太太，來洗

頭喔？」王太太自己挑了把椅子，拿出酒精朝四周噴了噴，把一條長長純白的披巾披在那張老舊粉紅塑膠皮的椅子上坐定。洋傘收在腳邊，時時隨身，怕被偷了一樣。

那把粉紅塑膠皮的椅子真的該換了，王太太一坐，邊緣蛇蛻一樣的細皮都翻立起來，明水清清的，聲喉溼潤了，一出聲，整間家庭美髮廳也精神起來。王太太像醒過來一樣，腮邊肉晃跳一下，「洗頭吹頭？還是今仔日要上頭毛捲仔？」明水邊問，邊對著王太太前面半人高的方形鏡，拿條橡皮筋把自己頭髮綁起。「攏可以！我看今仔日洗頭吹頭就好，也想要把頭毛染黑呀，整粒頭白蒼蒼啊！」鏡子裡，明水低著頭，先梳整著王太太的中長髮，再抬頭看一眼鏡裡的樣子，來回個幾遍，才轉身擠一點洗髮精到手心，摻水搓出泡沫。

日常底層，所有風景都如往常。一晃眼，日頭像是又跌了下來。



陳金聖

〉 作者簡介

一九八五年生，高雄鳳山人。臺中東海中文系、花蓮東華創英所畢業。曾獲吳濁流文藝獎、花蓮文學獎。

〉 得獎感言

八月的高雄，天熱，讓人整日想昏睡，得獎的消息，瞬間帶來了一點涼意。在故鄉拿獎，多少讓自己的書寫有了較為深刻的意義了。謝謝打狗鳳邑文學獎！

評語
李維菁

《民國風景》這篇小說讓我想起前輩畫家李石樵的畫作〈市場口〉，這幅畫中有穿著白色旗袍的富裕外省太太，走在臺灣傳統市場中，身邊不時圍繞著其他討生活的市井小男與小女。

作者將街坊之間女性的較勁，閒話細碎，加入男性地方選舉的角力，里長、美容院、鄰居太太，人物面貌與市井風光的描繪，流暢細膩，復古氣氛流動，犀利卻保有某種韻致。而女人之間的微微酸辣，最後因為一場選舉的成敗，女人之間的小小地位革命波瀾，又依附著男人的興衰，定了局面。這篇小說在題材的選擇或是文字處理上都表現優秀。